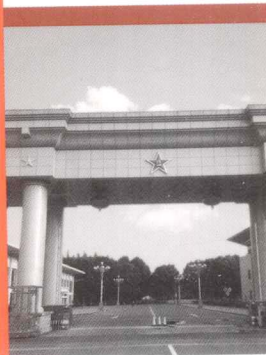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王一多/著

异中求通——中国当代 译学术语的动态形成

Seeking Understanding From Differences:
The Dynamic Form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erminology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013062769

H059
215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异中求通——中国当代 译学术语的动态形成

王一多/著

Seeking Understanding From Differences:
The Dynamic Form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erminology

H059
215



北航

01670838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中求通: 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动态形成 / 王一多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7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4985-2

I. ①异… II. ①王… III. ①翻译学—术语—研究—
中国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3946 号

异中求通: 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动态形成

著 者: 王一多

责任编辑: 祝 菲 李艳芳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18251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fei@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975 1/16

字 数: 172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4985-2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引 言 / 1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及研究目的 / 1

1.2 术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概念 / 3

1.2.1 范畴 / 4

1.2.2 概念 / 5

1.2.3 术语 / 6

1.3 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表现形态和组成部分 / 8

1.4 当代译学术语研究现状 / 13

1.4.1 综述 / 13

1.4.2 译学术语研究 / 18

1.4.3 现有研究的不足 / 22

1.5 小结 / 24

第二章 相关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 25

2.1 语言观 / 25

2.1.1 语义三角 / 25

2.1.2 语言世界观 / 26

2.1.3 形式与质料 / 28

2.1.4 术语学家对语义三角所添加的额外一维 / 29



- 2.1.5 名实关系 / 30
- 2.2 术语学理论 / 31
 - 2.2.1 术语的特点 / 32
 - 2.2.2 概念理论 / 35
 - 2.2.3 术语研究方法 / 36
- 2.3 哲学阐释学与阐释人类学 / 38
 - 2.3.1 阐释学 / 38
 - 2.3.2 阐释人类学 / 39
- 2.4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 43
- 2.5 小结 / 43

第三章 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形成 (一) / 45

- 3.1 西方译学术语的时空旅行与翻译延异 / 45
 - 3.1.1 概念的跨文化旅行必经之路——间距 / 47
 - 3.1.2 概念旅行目的地的接受条件 / 54
 - 3.1.3 翻译延异 / 56
- 3.2 概念转换方法 / 60
 - 3.2.1 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对应情况 / 60
 - 3.2.2 概念转换方法 / 61
- 3.3 概念转换问题探讨 / 71
- 3.4 小结 / 74

第四章 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形成 (二) / 75

- 4.1 传统译学术语的嬗变与衍化 / 75
 - 4.1.1 概念内涵的确定 / 75
 - 4.1.2 现代阐释与现代转化 / 76
- 4.2 新创译学术语的产生 / 79
- 4.3 译学术语问题探讨 / 80
 - 4.3.1 误读问题 / 81
 - 4.3.2 借用问题 / 82
 - 4.3.3 自创术语系统的系统性问题 / 84



4.4	术语的理解方法和理解过程	/ 86
4.4.1	术语的理解方法	/ 86
4.4.2	相互理解的过程	/ 88
4.5	小结	/ 90
第五章	译学术语理解的基础: 深描	/ 91
5.1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 91
5.2	深描的理论基础: 确定性	/ 94
5.2.1	阐释学视角的确定性	/ 94
5.2.2	历时视角的确定性	/ 95
5.2.3	确定性的语言文化基础: 语境与连贯	/ 96
5.2.4	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对译学研究的启示	/ 99
5.3	深描的方法	/ 100
5.3.1	浅描和深描的区别	/ 101
5.3.2	译学术语的历史化描写	/ 103
5.3.3	译学术语的语境化描写	/ 103
5.3.4	译学术语的细节化描写	/ 104
5.3.5	深描方法的不足	/ 105
5.4	对术语翻译的启示	/ 106
5.4.1	深度翻译的适用性	/ 108
5.4.2	深度翻译中的操控要素	/ 111
5.4.3	深度翻译方法的不足	/ 111
5.5	对译学术语辞典编撰的启示	/ 111
5.6	小结	/ 112
第六章	个案分析	/ 114
6.1	对“translationese”的深度描写	/ 114
6.1.1	对“translationese”的历史化描写	/ 115
6.1.2	对“translationese”的语境化描写	/ 117
6.1.3	对“translationese”的细节化描写	/ 120
6.1.4	“translationese”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 122



6.1.5	“translationese”后面的问题和现象	/ 123
6.2	对“雅”的深度描写	/ 123
6.2.1	对“雅”的历史化描写	/ 125
6.2.2	对“雅”的语境化描写	/ 129
6.2.3	对“雅”的细节化描写	/ 132
6.2.4	“雅”的翻译策略与问题	/ 134
6.2.5	“雅”后面的问题和现象	/ 134
6.3	小结	/ 135
结 语 / 136		
参考文献 / 144		
后 记 / 156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及研究目的

译学术语的翻译、译学术语范畴、术语系统方面的研究已经得到译界学者的关注,但译学术语在语言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比如,译学关键词的演变在哪些方面取决于最初提法或规范提法的不同译法?外来术语在多大程度上有所选择或有所变化或完全错误地进入到目的语术语系统?新的译学术语系统是如何产生的?译学术语系统是如何形成的?译学术语系统的系统性应如何实现?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翻译、概念和术语系统方面,更主要的是还与中国当代译学和术语本身在语言方面的种种问题相关,并且直接影响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研究,那么译学术语仍然是处于概念不清、概念混淆、概念混用的状况,从而造成译学研究难以在既有的研究上发展和创新。

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 James Holmes 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发表后开始建立的。它的丰富度和包容力吸引了很多学科对此表示出兴趣,翻译学者也博取各家所长,向各个相关学科借鉴最新研究成果。例如,翻译研究与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股潮流。这样一来,体现翻译学发展的译学术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选用和使用什么样的译学术语会影响我们对翻译研究的看法,反观之,从译学术语的使用情况也可以看出译学的发展走向,其精确形态可以反映出这门学科的整体发展方式。中国当代译学的术语组成和形态呈现出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是由译学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国当代译学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译学术语作为一门学科术语具备下面几个特点：译学术语的数目十分庞大，因为既有很多土生土长的术语，也有很多从多个学科借用来的术语；译学术语更新速度很快，因为新的研究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译学术语的内部关系复杂，因为译学术语的系统性和历史性之间的矛盾；外来术语的意义难以形成共识，在不同语言中指同一概念的术语意义未必相同，更不用说翻译过来的术语了，因为术语不仅是表达概念的用语，而且其身上承载着不同范式 and 不同文化等多重问题。这些特点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

中国当代译学的术语特点表现为中国本土的传统译学与西方译学的相互交融、相互借鉴、相互对照。中国当代译学除了从西方引入各种译学理论和术语外，传统译学术语也在不断积极进行现代转化，还有大量的新创译学术语不断涌出。正是在这种传统译学的现代转化中，中西译学、各学科互为参照、互为借鉴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扰的术语问题，其中有翻译问题、误读问题以及术语文化层次方面的问题等等。如果这些问题未能厘清，则不仅关系着术语的使用和学术风气问题，也关系着学科发展和建设问题，以及中国译学话语建构的问题。

本研究把中国当代译学术语按照分析需要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传统译学术语、西方译学术语和新创译学术语。通过总结和分析目前对译学术语所做的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术语学的最新发展趋势——多元术语学的理论，进行术语研究，包括概念转换问题、文化传播中的译学术语翻译和使用问题、术语的形成问题、术语的理解问题等等。本研究为这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并对编写术语词典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译学术语研究方法——从概念到术语的探讨可以打破译学术语研究单一的现状，对学科建设也会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①考察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特点及其组成部分，全面展示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现状；②阐述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形成过程及存在的问题；③分析形成过程中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术语的研究方法，进而有助于中国当代译学话语的建构；④通过术语研究，探索特定文化的成员具有什么样的概念范畴，了解特定文化的内在结构，为理解和翻译术语提供一定的背景知识和文化传统参照；⑤通过探讨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问题，为其他学科术语的研究提供一个参照。



1.2 术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概念

术语研究离不开术语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并且所有的研究需要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对这些核心概念的理解和界定直接影响着研究的有效性。这些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即它们之间既有重合的部分,但又不完全相同,所以这几个概念在使用过程中时常产生混淆和使用不统一的问题。为了使得研究时使用的概念统一、明确,本文首先把下面这些核心概念加以区分、进行厘清,以确定研究对象和范围。本研究采用的是 ISO 所给出的定义,如下:

术语学中使用的核心术语和概念 (ISO 1087)

[1] 客体:可感知或者想象世界的任何对象。(object: *Any part of the perceivable or conceivable world.*)

[2] 概念:根据很多物体具有的共同特点提取出来的思想单位。(concept: *A unit of thought constituted through abstraction on the basis of properties common to a set of objects.*)

[3] 定义:描述概念,并区别于概念系统其他概念的陈述。(definition: *Statement which describes a concept and permits its differentiation from other concepts within a system of concepts.*)

[4] 指称化:对概念的表示。(designation: *Any representation of a concept.*)

[5] 符号:用字母、数字、象形图或者其中几种的组合对概念的指称。(symbol: *Designation of a concept by letters, numerals, pictograms or any combination thereof.*)

[6] 术语:用语言表达式对一门语言里的一个既定概念的指称。(term: *Designation of a defined concept in a special language by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7] 名称:用语言表达式对客体的指称。(name: *Designation of an object by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除了以上这些概念之外,范畴、概念和术语是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三个关键概念,对这三个概念的认识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本研究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从上面列出的 ISO 对概念和术语的各自定义,我们可以了解到术语是用语言



表达式来称谓概念的，概念是根据很多物体具有的共同特点提取出来的思想单位，也就是说，术语与概念之间关系密切。

那么范畴与概念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范畴是概括和反映（全部）事物普遍的规定性思维单位，最普遍、最一般。简单来说，范畴涉及到的是本体论方面的问题，而概念涉及到的是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三者之间存在着交叉的关系，下面详细介绍一下这三个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1.2.1 范畴

从来源看，概念和范畴都是翻译过来的名词，也就是说，它们是从西方引进的术语和概念。中国古代也有“范畴”这个词，但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并不是连在一起使用的。汉语“范畴”一词出自《尚书·洪范》，原指归类范物，是箕子回答武王治国安民的道理、次序问题时，提出的“洪范九筹”。“它的特点是规范人的行为和用观物体道的方法认识宇宙。不愿意对事物进行抽象的认识和结构分析，不接受逻辑与知性的批判，其实践性与伦理化特点突出”（杨自俭，2004）。而西方的范畴来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普遍性概念的考察。之后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十大范畴，建立了一个范畴系统（system of categories），包含 substance（实体）、quality（质量）、quantity（数量）、relation（关系）、action（行动）、passion（感情）、place（空间）、time（时间）等范畴。近代以来，康德和黑格尔推动了范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西方范畴是一种逻辑形式，是一种对本体论的追寻，是对存在（being）的研究和划分，在理论上具有普遍性，是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中国古代缺乏像亚里士多德《范畴篇》那样系统的论述，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有一套自己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没有使用范畴这样一个术语，但却有这样的研究和论述。目前已有学者对中国的哲学范畴进行归纳和总结，比如张岱年（1989）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对于“范畴”这个概念来说，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但目前普遍是以西方对范畴的理解和认识为衡量标准的。一般而言，“范畴是反映各事物最一般规定性的概念，是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最一般亦即本质属性和关系的概括和反映，本体论层面上，范畴指本体之属性；知识论层面上，范畴指知识之特性；方法论层面上，范畴是藉以进行理论思维的工具；语言层面上，范畴指表述本体论思想或知识论思想的言辞”（成中英，1991：121）。范畴是一个学科本体论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其虽然是学科基础，但比较宏



观,对于术语研究在语言方面出现的问题来说,术语更能体现出问题的所在,而且从上文对中西范畴的研究特点和逻辑上的不同来看,把更加具体的术语作为研究对象能更好地为范畴研究做好基础工作,更好地进行术语的继承和延续。

1.2.2 概念

中国古代没有“概念”这个词,但“达名^①”、“类名^②”即是概念。概念是从思维角度来讲的,名是从语言角度来讲的。现在所讲的概念也是从西方借用过来的。“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并用语词表达的思维形式”(谢林平,1998:12)。概念是抽象的、普遍的想法和观念,或充当指明实体、事件或关系的范畴或类的实体。科学认识的发展都是科学的概念系统不断发展和转换的过程,其最为显性的表达手段就是术语结构。概念系统的每一次改变必然会反映在术语结构的形式或内容层面。换句话说,“人类的知识主要通过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体现出来,而概念在语言中要借助于术语来表达”(吴哲,2009)。术语虽然是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但对术语的研究是离不开概念这一核心的,下面详细介绍一下概念的很多特点(Antia,1999:82):

1. 通常来说概念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用词语来描述一个概念可能由于语言的不同而不同,或者因为一种语言有很多可能性而不同,它们源于经验和教育,而不是自身的存在。

2. 概念是现实的精神或逻辑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概念都是抽象的,并且只存在于头脑中,但是它们为人类的大脑提供了分类的方法和理解。

3. 概念有几个特点,现实的大脑印象根据特点进行划分,使得其他物体或者概念的分类相同、相似或者不同。

4. 概念由一个知识体内(至少在某个点上)议定的特点组成,例如在一个具体的领域内,所有的专家应该对同一物体有相似的大脑印象,这样他

① 犹言大概念。事物大类的名称。章炳麟《原儒》：“冒之达名，道、墨、名、法、阴阳、小说、诗赋、经方、本草、著龟、形法，此皆术士，何遽不言儒。局之类名，蹴鞠弋道近射，历谱近数，调律近乐，犹虎门之儒所事也。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

② 正规命名系中分类群的名称。



们对所研究的对象才能形成相同的意见，否则不能形成。举一个例子，一个专家在谈论“水果”，而另一个在谈论“红色”，虽然二者谈论的是相同现实。

5. 概念与其他概念是相关的。没有单独存在的头脑印象，一定与其他概念有某种关系。

6. 概念可以不靠符号（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而存在，但为了交际的目的却需要符号的存在。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概念与符号、语言、现实以及其他概念之间的联系，用词语来描述一个概念可能由于语言的不同而不同，概念可以不靠符号而存在，但为了交际的目的却需要符号语言的存在，这些都表明尽管称谓概念的语言外壳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发生着变化，但内在的逻辑则需要保持一致，所以概念在术语研究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本研究也是以这样的视角，从概念入手对术语进行考察。

1.2.3 术语

“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做术语。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冯志伟，1997：1）。俄罗斯术语学家通常认为，从来源看，术语是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词或词组；从功能来看，术语称谓、表示概念，而且是某些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尽管术语本身就是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但术语与词汇有很大的不同。“词语是随意泛指统称概念，既可以指语言内部也可指外部的现实世界。术语则是有意指称在某个学科领域内的特定概念，术语的研究一般要与其所属的概念系统相关，在这个概念系统中，术语起着一种知识库的作用”（梁爱林，2003）。

术语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语词（符号）、概念和定义。在这三个要素中，概念占核心地位，语词或者符号正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从术语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我们知道术语的主要语义范围取决于定义，因此术语必须有定义，有定义是术语具备的一个属性。无论使用术语的篇章为何种类型，术语，尤其是新术语，必须与定义一同出现，否则无法明确术语的真正含义。无论定义的类型如何，是内涵定义还是外延定义，其用途都是不断地明确术语的语义范围。当用一个术语命名另一个所指（客体、概念）时，该术语中就产生了新义，出现了用一个词汇单位命名多个概念的现象（吴丽坤，2007）。



术语的定义和意义这两个概念经常会混为一谈,因为使用者容易把术语当做是普通名词,从而把词语的意义当作是术语的定义。实际上,从术语本身的特点来说,术语的定义和词语的意义是需要分开的。这从术语学和词汇学所研究的对象就可以看得出来,“术语学是把概念当做起点,这样的行为是想把概念之间的界限清晰地分开。术语学中,概念的领域是独立于称名的领域。这解释了为什么术语学家谈论概念,而大多数语言学家谈论的是意义。对于术语学家来说,称名的单位由词语(word)组成,通过意义,称谓概念。然而对于大多数当代的语言学家来说,词语是由两个不可分离的单位组成:词形和意义”(Wuster, 1974: 67)。

理想的情况是:术语的意义和词汇的意义是相符的,也就是说,顾名思义性和透明性,但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很多不尽相符的情况,术语的定义和词语意义有时并不一致,甚至是关系不大,或者相反的情况。比如,abusive fidelity(滥译)的意思是“强势的、有力的翻译,它重视尝试使用新的语言表达,对语言习惯进行改变,用符合译文自身特征的文字去对应原文的多重或多元表达手段”。但在这个术语中,abusive的词义是“滥用的”,从而让人难以产生与实际意义相符合的联想。

总的来说,范畴、概念和术语三者之间的不同就在于:范畴是本体论层面上的,而概念是抽象化的,术语则是具体化的。本研究选择术语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是译学术语。译学术语属于人文社科术语,这一学科术语与自然学科的术语多有不同。自然学科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指称,如技术名词、科学术语、科技术语或技术术语有其自身的特点,通常具有单义性,而对于社科术语来说,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它们表达的是以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以及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表达的文化传统及其辩证关系,表达的是精神与意义的世界,所以这些术语所承载的就复杂得多,也容易造成歧义。

任何一个学科的术语系统在形成的过程中除了有本语言的术语产生外,也有外来的术语进入。为了表达来源于其他语言中的某些概念,可以把其他语言中的概念以及表达相应概念的术语都借用过来。而外来术语,作为异文化的使者,进入到新的语言后自身会发生很多变化,并且也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这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术语问题,这些都成为本研究关注的主要内容。



1.3 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表现形态和组成部分

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定理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术语是某一特定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水平往往代表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翻译学的术语建设对于这门学科来说是当务之急,因为翻译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特点——交叉学科使得研究翻译的角度十分丰富而多样化,其中既有翻译研究本学科的术语,也有很多描述不同学科的术语被翻译研究完全或部分地搬了过来,既有很多本土的术语,也有很多从西方引进的术语,因而术语的使用、理解和翻译出现比较杂乱的情形。中国当代译学术语除了拥有本学科自身的特点,还由于中国译学的历史和发展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中国当代译学术语表现出来的形态和特点也同样没有仅仅体现为中国传统译学术语其自身的特点,因为引入的西方译学术语在中国当代译学术语中也占据着很大比重。显而易见,中国传统译学术语和西方译学术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学术传统、范畴形态、诠释观以及言说方式方面中国传统译学术语和西方译学术语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通过对二者的特点进行区分可以对中国当代译学术语各组成部分有更明确的了解和认识。

首先,就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与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说,中国哲学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家、佛学思想为主要脉络,各个流派有一以贯之的延续性;西方哲学则是以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和柏拉图学说为主要基础。起点的不同使得西方文化的问题框架和中国文化的问题框架变得大不一样。“中国文化和育其生成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所关注的不同的主题”(钱穆,1994:234~235)。即是说,中国和西方从其拥有的艺术、政治和宗教、科学和道德的感悟方式,以及历史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历史编撰学意识等方面看,两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学术传统的不同,西方多重视对理性的把握,采用科学的、分析的方法来演绎,而中国则更加强调顿悟和体悟方式的研究。

其次,在古典诠释观方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学者对经典的作品有“述而不作”的传统,后者都是对前者的解释和注疏,在原有的概念里加入



自己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理论。孔子开创的这一传统对日后中国经典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述而不作”成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基本形式特征。换言之,孔子之后,通过“传先王(贤)之旧”而进行传述和创作成为中国经典诠释的基本形态。这一点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正统的儒家经学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就文体而言,构成经学的著述可分为“经”和“传”两类。“经”指原创性的经典,而“传”则指诠释经文的著述,比如《易经》和《易传》、《春秋》和《五羊传》,中国经典诠释的这一特征和西方文化的诠释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中国经典诠释更为注重“述”,西方诠释传统则更为注重“作”。

再次,在范畴的特点方面,就中西范畴的历史传承和逻辑而言,它们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同一时期或不同对象、不同学派的比较来看,中国哲学显示高程度的概念一般性与名言共通性。这种概念一般性与名言共通性并非指不同学派有一致的思想与观念,而是指他们运用同一概念(概念不同于观念)及名言,也承认这些概念与名言的共同意义。但却在这些一般概念与共通的名言上建立不同的哲学命题,也因之赋予这些概念与名言以不同的哲学观念内涵”(成中英,1985:42)。西方的范畴则很难看到长时期的直接递承,虽然其起点是相同的,并且其历史传统是有迹可循的,但个人玄思的发挥却并非少数,其个人创造出的很多范畴和术语相当引人注目,很多哲学家都自创了很多新的术语,有些新的术语逐渐成为经典,成为其概念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德里达自创的“延异”、“痕迹”、“播撒”等等,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等等。如果从逻辑上的不同来看,根据杨自俭(2004),中国的范畴依从“亦此亦彼”的辩证逻辑,西方范畴则依从“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中国的范畴重综合、重功能,其内涵多元游移;西方的范畴依据同一律重分析、重结构,其内涵相对明确稳定。

最后,就言说方式来说,中国传统译学术语具有修辞性言说的特点。钱钟书(1979:11~12)在《管锥篇》中引用宋陈騄《文则》之言:“《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并说:“理赜义玄,说理陈义者取譬于近,假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释氏所谓权宜方便也。古今说理,比比皆然。甚或张皇幽渺,云义理之博大创辟者每生于新喻妙譬,至以譬喻为致知之具、穷理之阶”。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学者认为修辞是高效的言语行为,智慧的言说方式,非常重视言说得



是否有力,比如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诀、傅雷提出的“神似”、钱钟书提出的“化境”等等理论,都蕴含着强烈的修辞色彩。而西方译学术语则以尽量精确为其主要特点,避开模糊范畴,形式更加具体,内涵更加确定。

根据《翻译研究关键词》,西方译学术语可以由三部分组成:一、翻译研究本体的术语;二、翻译与其他学科结合,从其他学科引入的术语;三、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术语。西方译学术语的组成直接可以反映出西方译学的发展脉络,根据斯坦纳(2001: 248~249)的划分,西方译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西塞罗和贺拉斯到荷尔德林,这个时期主要是源于作者的一些只言片语,主要的特点就是实证;第二个阶段是对理论和阐释学的一种探寻,这一阶段带有哲学—诗学特点;第三个阶段把语言学理论、统计学以及信息理论运用到翻译中;第四个阶段则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包括文化研究、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等。从这一脉络来看,西方译学术语的产生和发展没有断裂的现象,是从经验到理论,从哲学—诗学到其他学科的扩展,那是一种遵循既有传统的发展和延续。

而中国译学术语则掺杂着复杂的情况,中国的学术话语由于受到西学的冲击而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首先,从话语地位来看,贺爱军(2008)在《翻译话语的演变与重铸》一文中,认为我国翻译理论话语经历了“中心话语—边缘话语—重铸话语”三个阶段。他所做的总结是从中国话语所处的位置来看;其次,从学术话语的构成来看,白话文运动之前使用的是古代汉语,之后中国的话语体系面临了复杂的构成,有白话部分、古代汉语部分,也有外来语部分。“20世纪话语形态变迁的总体趋势,是以现代口语为基础,把古代语言中尚具活力的成分,以及外国语言经过转译的词语融合进来,组成一种动态的、开放性的复合语言体系”(杨义,2005)。直至今日,译学术语仍然在进行着这样的尝试和努力。

从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中西译学发展的起始阶段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点点滴滴,也就是从语文学阶段开始,关注的是翻译标准、翻译技巧等本体论方面的问题,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方由于受到各自学术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形态。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现如今在语言方面存在着传统术语的今释、西方译学术语的翻译以及新创译学术语的词语构成选择等等问题。